

范香溪先生文集

范香齋先生文集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
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
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
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
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詆誣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
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
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
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爲公之道故曰將

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
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
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
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
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
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
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
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
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
焉所利者衆則爲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

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
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爲天下得舜而如天
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
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
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儒謂堯行
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
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
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

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
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
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爲必求端於天是
人事即天理也又况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
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
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爲行
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爲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
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

門穆穆爲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與天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爲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人與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爲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爲念商人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

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爲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伐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虐割剥者甚溺于塗甚蹈于爐呼天無告急于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爲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爲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却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爲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

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協民願宜無不慊而猶有慚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爲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丁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爲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慚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爲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繼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于有夏若莠稗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僉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忤於人矣仰無愧俯無忤何爲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爲得便私適已肆意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爲快也成湯乃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興天下所同利而已興天下所同利非利已也又

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自大或有多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誕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爲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後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鼈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灾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于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爲君明爲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儉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

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爲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爲親立敬爲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唯人自召言德罔小萬邦惟慶不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爲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慎爲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爲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况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慎爲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於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爲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慎儉德以爲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爲求役仁以儉爲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悠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是永圖也

知儉爲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
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慎厥與蓋戒以慎夫與賢
而克終也權輿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
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旣信而又使小人參之
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慎
厥與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
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
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
有終者也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
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爲